

二战德军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步兵
突击

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

黄 锴 编译

装备先进，二战德军重装甲部队最后的辉煌
东线参与基辅战役、投入克里米亚战事，西线参与阿登反击战
明星坦克首度曝光，一手资料全面呈现



★
集结大量战场照片、
日记、战时文件等
珍贵详实的一手资料

全方位展现了653重装甲
歼击营部队的
征战历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卅 二战德军 卅

653重装甲歼击营

战史

士兵突击


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

黄 锴 编译

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653 重装甲
歼击营
战史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章

第197突击炮营的组建和征战历程..... 001
(1940年11月—1943年2月)

第二章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的组建和初期征战..... 055
(1943年4月—1943年12月)

第三章

在奥地利圣瓦伦丁对“费迪南德”进行翻修..... 287
(1944年1月—1944年3月)

第四章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在意大利的行动..... 293
(1944年2月—1944年8月)

第五章

-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2和第3连在苏联的征战历程…………… 365
(1944年4月—1944年8月)

第六章

-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2连和第614陆军重装甲歼击连的机动和作战…… 459
(1944年9月—1945年5月)

第七章

- 换装“猎虎”坦克歼击车的第653重装甲歼击营训练、重组及作战…… 475
(1944年—1945年)

附录

- 车辆标记与涂装…………… 589



第四章

第 653 重装甲歼击营第 1 连在意大利的行动

(1944 年 2 月—1944 年 8 月)





在1944年2月22日那个灰暗的黎明，美军第6军在意大利战场发起“鹅卵石”行动，在安齐奥和内图诺登陆。德军只有少数部队有足够的力量对滩头发起有效的反击。德军的指挥机关，即第14集团军司令部调集各种单位进行防御，不过还是没能在滩头阵地附近形成稳定的环形防御圈。

1944年2月1日，第656重装甲歼击团奉命立即让一个“费迪南德”连做好运动与战斗准备，并将第216突击坦克营快速部署至意大利。第653重装甲歼击营营部连的防空排自1944年2月6日起被配属给第216突击坦克营，排长是赫伯特·魏勒军士长（Oberfeldwebel Herbert Weiler）。这个排一直到二战结束都在这个营里。

赫尔穆特·乌布利希中尉指挥的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于1944年2月15日接收了11辆经过大修和改造的“费迪南德”。因为修理的进度所限，他们的坦克歼击车数量仍未达到额定的14辆。该连还接收了一个完整的维修排，这个排配备了一台门式起重機，一辆18吨Sd. Kfz. 9/1牵引车和一辆“费迪南德”回收车。1944年2月16日在圣瓦伦丁的尼伯龙根工厂开始装上火车。发车之后，火车相继在珀希拉恩、帕恩多夫和新锡德尔短暂停留，最终开始向意大利前进。

向意大利行进的路线途经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布伦纳山口、博岑、特伦托、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1944年2月24日到达罗马，在这座“不朽之城”市中心的奥斯蒂亚（Ostiense）火车站卸车。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指挥序列

连长：赫尔穆特·乌布利希中尉/上尉

排长/执行官：维尔纳·哈伯兰少尉

排长：赫尔曼·洛克少尉

在意大利任命的军官：维利·格鲁佩少尉（Leutnant Willi Grupe，1944年6月7日阵亡）

士官长：埃里希·科汉（Hauptfeldwebel Erich Kochan）

重型补给队士官：行政士官维利·斯拉纳茨（Stabsfeldwebel Willi Slanarz）

后勤纵队士官：卡尔·韦德勒军士长（Oberfeldwebel Karl Wedler）

出纳员：奥托·彼得斯上士

补给士官：行政士官鲁道夫·容克尔（Stabsfeldwebel Rudolf Junker）

副补给士官：海因茨·亨宁下士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维修士官：维修工长汉斯·亚当（Werkmeister Hans Adam）

“费迪南德”的首个集结地是内米湖边的真扎诺镇（Genzano，属于罗马），离教皇的夏季行宫甘多尔福城堡（Castell Gandolfo）不远。第1连的重型补给队驻扎在罗马郊区的托尔萨皮恩扎（Tor Sapienza）。维修排也驻扎在罗马。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被划至胡代尔少校（Major Hudel）指挥的第508重装甲营（装备“虎”式坦克）麾下。（出处：联邦档案馆之弗莱堡军事档案馆）

1944年2月24日命令：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的一个连（装备“费迪南德”）将调拨给第14集团军司令部。该连将在战术和管理层面置于第508重装甲营（第76装甲军/第14集团军司令部）麾下。

1944年2月27日命令：

第508重装甲营和一个“费迪南德”连将置于“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麾下。

“费迪南德”和“虎”式以及其他快速集结的装甲部队将要执行对滩头的反击行动。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所有装甲部队都被置于装甲兵上将赫尔（General der Panzertruppen Traugott Herr）指挥的第76装甲军麾下。一支装甲进攻部队也在施密特上校（Oberst Schmidt）领导的一个临时装甲指挥部之下建立起来。这支部队包括第4装甲团第1连、第508重装甲营、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第26装甲团第2营、第216突击坦克营和第301（遥控爆破）装甲营。该部队将与“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军、第363步兵师和第26装甲师的2个装甲掷弹兵团——第9装甲掷弹兵团和第67装甲掷弹兵团协同作战。

盟军空中优势和美国海军舰炮的强大威力迫使所有战车在机动到集结区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做好伪装工作，小心行事。1944年2月28日凌晨4点，德军开始对滩头发起第二次进攻。而1944年2月16日至1944年2月18日发起的首次进攻已经在遭受了巨大伤亡之后失败。

旧时的普蒂尼诺沼泽（Pontine Marshes）地区地形并不适合重型履带车辆进攻。由于持续降雨及洪水泛滥，只有重新铺设的道路可以通行。重型坦克车辆如果改道进入沼泽地就会马上陷住。1944年3月1日，一辆被划归施泰因战斗群（第508重装甲营）的“费迪南德”就是这样损失的。在伊索拉贝拉镇（Isola Bella）附近沿着锡斯滕那（Cisterna）至内图诺（Nettuno）公路上，维尔纳·屈尔下士指挥的“费迪南



德”头车因试图绕过一座毁坏的桥梁而驶离了公路，一根悬挂单元从动摇臂被路堤撞弯，战车随即动弹不得。第508重装甲营的一辆“虎”式坦克试图将其回收，但在敌人的猛烈火力下只得作罢。连这辆“虎”坦克也受损，不得不被放弃。而屈尔下士在第二次试图回收战车时被炮弹炸死，此后就再未进行更多的尝试。这个连在此后不久又因触雷损失了一辆“费迪南德”。该车也因敌炮火猛烈而无法回收，乌布利希上尉只得将其炸毁。

海因茨·亨宁下士和海因里希·沙费尔（Heinrich Schäfer）共同描述了这两辆“费迪南德”的损失情形：

海因里希·沙费尔是维尔纳·屈尔下士指挥的“费迪南德”上的炮手。第508重装甲营的施泰因中尉和我部习惯的那样，在公路上行驶在进攻队列的前面。由于太重，“虎”式和“费迪南德”只能待在坚硬的路面上。开阔地太松软了。

由于“费迪南德”前部装甲厚重，施泰因中尉让屈尔下士接手头车位置。施泰因中尉将用他可以转动的座车炮塔掩护其侧翼。在伊索拉贝拉镇前一座毁坏的桥梁阻住了去路，屈尔下士指挥座车在路上转向。“费迪南德”开下公路，一侧履带陷进了一条沟里，卡住了。施泰因中尉试图用他的“虎”式帮助“费迪南德”脱困。而两车的装填手们都因敌迫击炮和重炮弹幕的威胁而不愿下车。海因里希·沙费尔因此自告奋勇下车把“费迪南德”和“虎”式连在一起。第2个负重轮已经损坏了。

在回收过程中，2个S形牵引钩被弄坏。而由于下部履带和整个上部履带之间斜对角的诱导轮轴曲臂都弯掉了，之后所有的回收尝试也成了徒劳……无论把战车向前还是向后拖都拖不动。这是波尔舍“虎”式的典型毛病。

累得够呛的海因里希·沙费尔幸运地得以再次回到战斗室，精疲力竭地瘫倒在战斗室后部。就在这时，一发炮弹击穿了战斗室侧装甲。屈尔下士和一名装填手被小弹片打中受伤。屈尔下士下令弃车，所有人赶紧回到了己方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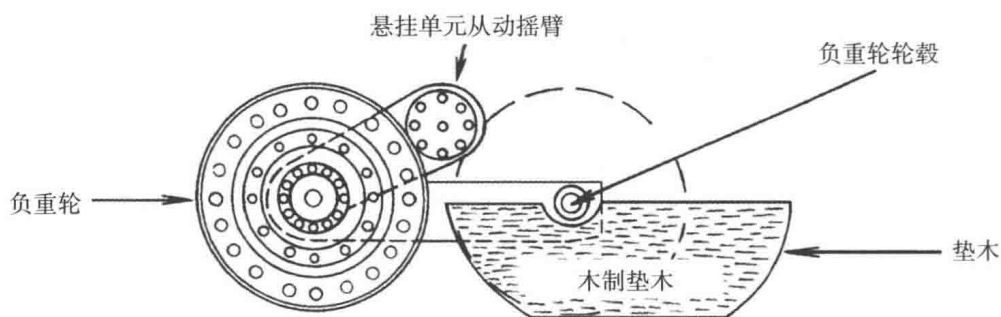
这是在意大利损失的第一辆“费迪南德”。赖因霍尔德·施拉布斯下士也是施泰因战斗群的一名乘员，他的“费迪南德”在碎石加固的路面上。当晚又进行了一次回收尝试，但也只是一场闹剧。

维尔纳·屈尔在回收行动中肩膀受了重伤，次日不治身亡。他被追晋为上士。

此时，我只得用一大块原木做成一个负重轮替代品。我们在韦莱特里进行过这样的试验。损坏的负重轮必须拆掉，将轮毂嵌入原木上的一个槽里。夜间行动时将有大约30名战斗工兵作为步兵支援我们。位于伊索拉贝拉的那座毁坏的桥要事先突袭拿

下，但夺桥行动在漫天的弹雨下失败。我们无法接近那辆“费迪南德”。行动只得取消。最后，第508重装甲营遭受了多人阵亡和失踪。那辆“费迪南德”位于双方战线之间，所以一开始没被上报成彻底损失。

古斯塔夫·科斯上士（Feldwebel Gustav Koss）的“费迪南德”遭遇了同样的情况。科斯上士行驶在与碎石加固的主路平行的约200米外一条未加固的道路上，当他碾上一颗地雷时，他又往后开了一小段。当时我和戈林斯基下士（Unteroffizier Golinski）在维利·洛夫勒（Willi Löffler）驾驶的装甲回收车里，试图去拖它。我坐在车前部驾驶员旁边的无线电操作员位置上。炮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炸开，仿佛身处地狱。维修排一个弟兄的尸体躺在驾驶员旁边的履带挡泥板上。这次回收尝试也不得不作罢。连长赫尔穆特·乌布利希中尉和他的轮式指挥车驾驶员奥托·魏勒（Otto Weiler）乘着夜色炸掉了这辆“费迪南德”。参加爆破行动的第三个人是我。



直到1944年5月中旬，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的官兵都待在他们那相对平静的集结区里，在锡斯滕那和韦莱特里附近扎营。1944年5月1日，元首大本营下令将所有波尔舍Sd.Kfz.184坦克歼击车的“费迪南德”绰号从所有报告中删除，改称为“象”式（Elephant）。1944年5月19日，敌炮击强度增加，预示着盟军将从滩头出击。1944年5月24日，美军以极其雄厚的兵力对德军阵地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攻。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的9辆“象”式在前线后方2公里处沿着7号国道，即阿皮亚古道（Via Appia）设立的预备阵地里等候攻击波的到来。

战时担任无线电操作员的上等列兵赫伯特·斯特罗（Oberschütze Herbert Stroll）在几封信和几篇笔记中这样描述盟军进攻之前的平静日子：



1944年4月26日，意大利：昨天，也就是4月25日，我奉命从我们位于托尔萨皮恩扎的补给队出发向前。之前的战车驾驶员，也是我的好朋友和好兄弟，来自卢森堡，不幸必须留在补给队里，因此我们分开了。我和我们连的士官长一起前往驻扎在齐亚诺伯爵庄园（Count Ciano's estate）里的补给点，那里有两个装甲兵在休息。他们友好地和我们打了招呼，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赫伯特，你要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听些音乐么？”

我回答道：“真不巧，只能到明天再说了。我要到前线一个已经就位的坦克车组里去当无线电员。”

第二天下午，我搭乘炊事卡车从补给点向前线进发。我们驶过了韦莱特里，那是阿尔巴诺山脉脚下的一座漂亮的小城。然后我们又经过了锡斯滕那，她已只剩残垣断壁。我们刚驶过第一排房子，一个哨兵就对我们喊：“停车，美军正在炮击路口！”我们还是继续向前。司机在离路口20米时开始加速，刚刚通过路口就有一发重炮炮弹在身后落下。又走了900~1000米，我们到了。我立即向我的车长，一位军士长报到。他说：“嗯，我希望一切顺利。我们合作愉快。”

德根哈特（Degenhardt）和切亚内（Ceczane）也是车组成员。这是个欢乐的组合。我们的“费迪南德”画满了迷彩，所以伪装得连最优秀的侦察机飞行员也发现不了它。离坦克歼击车2米远的地方是我们住的地堡。我被里面井井有条的一切所震撼。空间大得足以舒适地站立和走动，墙上铺着明快的毯子和布块，中间是一张桌子、一张软垫椅和两张长凳。桌上全天24小时摆着满满一瓶酒，人人都可任意享用。右角有一个木柜，里面装着口粮、6个盘子、餐具和几瓶酒。墙上招贴画里的美女凝视着我们。这个地堡看起来真的就是个小酒吧。

离我们50米远是一门步兵榴弹炮位，每天都要开火多次。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在开阔地频繁活动，因为敌军每次都会发现我们，并对我们发起炮击。有时敌人会打来一阵弹幕，炮弹在榴弹炮阵地四周和离我们地堡极近的地方落下。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弹幕中，就像昨晚发生的那样，我们快速冲向地堡并钻进去，桌子、玻璃和其他杂物纷纷散落。感谢上帝，我们那时躲进了我们的“酒吧”。就在我写下这些的当下，轻重炮弹也正在此地落下。不过这并未打扰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咆哮与震荡。

今天我测试了无线电设备和机枪，因此它们也做好了应变准备。前线就在900米外，再往前的1000~1200米是无人地带，然后就是敌人的阵地了。我军的轻重火炮又开火了，敌人也毫不示弱地还击。车长、炮手和两名装填手在下跳棋。他们正在为赢得冠军而争夺，而炮击将整张桌子震得一直在晃。每当敌人暂停炮击一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小时之时，我们都会坐在地堡前晒太阳。我们的地堡被称作“佳酿之别墅”，原因是我们总是有酒。我们还在地堡前面放了块写有这绰号的牌子，这样每个前往前线的步兵都可以看到它。很多路过的士兵都收到过“佳酿之别墅”的一杯酒。我过些天会把地堡和伪装的战车拍下来，让家里的你们看看前线士兵是怎么生活的。

1944年4月27日：上午10点，阳光灿烂。10分钟前哈伯兰少尉和罗斯上士拜访了我们。罗斯是离我们约1500米远的一辆“费迪南德”的车长。他对我们的地堡大为惊奇。我们讲了各种笑话，引起阵阵欢笑。酒水让我们的兴致更高。哈伯兰少尉通知我们说有半袋子家信正在送往我们连的路上。每个人都高兴地说：“希望有些信是寄给我的。”我们营的第2和第3连在伦贝格地区。我们的信件总是先送到伦贝格然后才到我们连。因此我们很少收到信件。

1944年4月28日：今天没什么新闻，除了炮击！上午9点我们正玩着跳棋的时候，一阵敌军弹幕突然而至。地堡周围的炮弹爆炸声震耳欲聋。炮弹正好落在我们“酒吧”旁。蜡烛灭掉了，烟雾从门缝里涌入。我们全都疯狂地挤在桌子下面找掩护。不过，最后一切都还好。我们战战兢兢，脸色苍白地站了起来。“又是好运气”，我们的车长说道。之后我们马上用更多的横梁、石头和泥土堆在地堡上，使其更显坚固。炮弹呼啸着来袭之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听到声音之后快速去找掩护。家里的人们只怕无法想象某发重炮炮弹落在身旁的感受。那时你的全身都会发抖。我希望今晚可以安静点！

1944年5月1日：我们早晨8点起床，采集花朵，擦亮鞋子，为今天的庆典做准备。我们为“五一”节装满了酒，还做了吐司。然后我们吃了早饭。中午我们吃的是红烩牛肉和蘸橘子酱的布丁。下午我们可以晒晒太阳了，之后，我和炮手还有一个装填手去锡斯滕那搜寻粮食。美军突然炮击了城市，我们只得离开。现在是21点，英国人又朝我们这边进行猛烈炮击。不过总的来说，今天还算相对平静。我们又喝起了酒并玩起了跳棋，还玩了摔跤和杂技。

1944年5月5日：对我们车组而言是非常糟糕的一天。中午，驾驶员、炮手和一名装填手外出去找椰菜花。他们必须穿过锡斯滕那镇。而当他们进入一座已经被完全毁坏的房子里去找寻有用的东西时，三颗炮弹呼啸而至，第三发正好在房前落地。驾驶员的后脑勺受了重伤，炮手因此认为他已经死了。装填手的脚负伤。炮手跑回来惊叫：“弗里茨中弹……他死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坏的消息，因为弗里茨总是那么充满活力。

当我们找到弗里茨之后，发现他还活着。他在主救护站里甚至张开了眼睛，但无



法说话。站在旁边的我们非常高兴。装填手也许几周后就能回归我们。我们希望弗里茨也能很快好起来。我们新的驾驶员和装填手已经到了。

1944年5月7日：今天我们收到坏消息，我们的弗里茨死了。他被葬在了韦莱特里的军人公墓。我们的车长为此悲痛万分，不知道怎么写信通知弗里茨的妻子。是的，这是为祖国做出的巨大牺牲。

1944年5月9日：16点整，我的战友叫我到地堡里吃饭。我们刚坐下开吃，一颗炮弹就落到了地堡前面。很走运，地堡的石头墙挡住了所有的破片。在此之后，有人喊道：“快出去！”几秒之内我们全窜出了地堡，钻进我们“费迪南德”下面的坑里。紧接着，爆炸声在战车周围此起彼伏足足炸了15分钟。太难熬了。我放在车前面的包被弹片撕成了碎片。毛巾和领带也全被撕碎，太阳镜也破了。另外一位弟兄的毯子和连体工作服也碎成了布条。我们的咖啡壶被两块大弹片击中，咖啡都泼了出来。我们驾驶员包里的文稿也被炸成一堆纸片。

1944年5月10日：我们已经把战车下面的坑扩建成了一个不错的地堡。外边垒了一圈泥土用以防御弹片。这让我们感到安全。22点又开始了“焰火表演”。23点我们才刚躺下想睡觉，命令就来了：“警报！”我们跳出坑外，以最快速度将地堡里所有的东西收拾好装上车，我立即把我负责操作的机枪准备好，并打开战斗室内所有的听筒和话筒。10分钟内我们准备完毕。然后我们就在“费迪南德”里再次躺下休息，等待出发命令。俘虏招供说明天英国人会进攻。大小口径火炮齐鸣，不过敌军却没有进攻。

1944年5月11日：傍晚6点。今天比较平静。15点，我和两个装填手一起去找些豌豆。我们离开战车朝向锡斯滕那方向走了1500米。我们才刚开始摘豆子，就听到一声非常响亮的呼啸。我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小心！”瞬间一颗炮弹就在我们身后25米远处炸开。万幸的是，那是一颗烟雾弹，没多少破片。我喊道：“我们离开这里……快！”我们跑了约60米躲进一条小沟。又有两发炮弹在我们刚才站的地方爆炸。我们拼命把自己的身子伏在沟里，弹片在我们上方飞过。

我们有4个车组将在明天换防，回到齐亚诺庄园。即将前来换防的4个车组昨天已经在齐亚诺庄园举行了饯行仪式。我希望今晚万事顺利，这样明天我们也能庆祝一番。

1943年5月13日：今天我们终于被换防。我们在齐亚诺庄园里分到一间漂亮的房间。挂上我们从锡斯滕那带来的收音机。驻意德军电台播放着最好听的音乐。

1943年5月19日：昨天的国防军每日战报声称，“敌炮击强度的增加预示着一场大规模攻势将至。”听到这条广播，我们意识到恐怕不会再有幸待在这个庄园里太久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了。刚过24点，就在我们还睡得像婴儿一样香甜之时，动身的命令到来了。我们从床上跳起来，迅速打包与装载装备。3点，我们驱车以行军队列穿过了韦莱特里。这天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7点英国人一枪未发：暴风雨前的平静预示着他们将要发起进攻。不过，敌人还是没有进攻。

我们现在离前线还有4公里，随时准备开上公路投入战斗。我们又在“费迪南德”下面挖一个用来睡觉的洞。我们的战车停在一幢老房子旁。弄到2个箱子，又在上上面铺上一扇门板，可以用来写字和吃饭。热了很多天之后，一小时前下了雨。真是久旱逢甘霖。我们领到了热带制服，但只有战斗车组有此待遇。

1944年5月22日：昨晚21点我们出发前往我们的战斗阵地，在那里我们可以发挥反击进攻的火力。我们又在我们的“费迪南德”下面挖了个洞，用来睡觉和防弹。

1944年5月25日：敌人在昨天上午9点发动了进攻。我们10点钟就在战车里就位，寻找敌人的踪迹。但我们什么都没发现，只有敌人的重磅炮弹在周围不停落下。罗斯上士突然通过无线电发来消息：“履带被打断，装填手托比亚斯（Tobias）阵亡！”敌军步兵已经从我们右侧绕了过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我们的战位待到23点。然后我们后撤1.5公里，补充了燃料和弹药。1点钟我爬进我那狭小的无线电室，一直睡到3点10分。3点30分我们再次前进。被敌人发现之后，我们就很难再进入战位，炮弹也开始落在车前25米处。伪装完炮管的切卡内才刚刚跳进驾驶室，前所未见的炮火就笼罩了我们。车长和炮手才刚爬出车外，无法在这种火力之下返回。我们觉得他们恐怕性命难保了。装填手在对讲机里大叫：“倒车，倒车！”我对驾驶员吼道：“快，踩油门倒车！”我们在车长和炮手不在的情况下后撤了约1公里。我们在前线这片小区域的炮火覆盖中是孑然一车。德国步兵已经撤退了。幸运的是，我们的车长和炮手成功步行撤退。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在没有步兵支援之下前进。我们借助一栋房子作为一侧掩护。前方20米突然发生一次爆炸。我在观察镜里看见了敌坦克，它们在离我们1200米外的树林里。我看见一辆炮口火光一闪，随即对驾驶员喊道：“敌军炮弹……小心！”三秒钟后，驾驶员和无线电操作员之间部位中弹，不过前部倾斜装甲板把炮弹弹向地面。我们朝它还击，不过它逃走了。我们22点撤退。

1944年5月26日：凌晨4点，新行动。我们部署在通往锡斯滕那的主干道中间。突然无线电里传来讯息：“敌军坦克！”我把机枪子弹上膛，并用观察镜不断地侦察。热汗从我脸上滴落。我们仍未发现任何坦克。它们从我们左侧驶过，试图包围我们。突然，车长大叫：“坦克，快……开火，开火！”一辆美军坦克从左边的小路开上了



大路。几秒之后我们就决定了它的命运。第一炮就把它炸上了天。有三个人在第一串火焰从坦克里蹿出时跳车逃生。我想开火，不过该死的机枪卡壳了。有辆“虎”式坦克在我们前方，露出半根炮管，也对着那辆坦克开火，不过我们的动作更快！2个美军坦克兵走上前来投降。他们边高举双手走向我们的战车，边盯着我那挺瞄准他们的机枪。我还是放了他们一条生路。

不久后，我们的发动机出了点小毛病，因此穿越敌火后撤前往修理站。我们在那里待了2天。今天又到了前线。现在我们在战线之后5公里占据了一个阵地待命。敌军还在进攻，刚到达韦莱特里郊外。

以上就是赫伯特·斯特罗的记录。

格鲁佩少尉的车组（炮手阿尔伯特·里克尔）成功击毁4辆“谢尔曼”，但立即被友军误伤。被打断履带的埃德蒙·罗斯上士（Feldwebel Edmund Roos）的113号“象”式最终也只得放弃，装填手托比亚斯在弃车之时阵亡。5月24日，乌布利希上尉的102号“象”式则在锡斯滕那和科里（Cori）之间因发动机起火而烧毁，只得丢弃。盟军对德军阵地的压力越来越强，战线于5月25日后撤。持续不断的防御战过后，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的剩余“象”式经韦莱特里、拉卢维奥（La Nuvoia）和切克奇纳（Cecchina）撤往罗马。

1944年6月2日，盟军的轰炸机对该连在罗马的修车场进行了空袭，几辆轮式车辆被完全炸毁。祸不单行，一辆三号坦克底盘弹药运输车也被击中，驾驶员赫尔曼·莫尔克（Hermann Mörke）和无线电操作员费利克斯·帕夫洛维斯基（Felix Pawlowski）阵亡。

该连的补给和维修部队于1944年6月3—4日撤离罗马，此时离盟军占领罗马仅有2天。美军的俯冲轰炸机对“象”式进行了残酷的追击，这种战车速度太慢，完全不适合急迫的撤退。1944年6月5日在奥蕾莉亚古道（Via Aurelia）上，一架美军俯冲轰炸机击毁了123号“象”式，车长一等兵拉西希（Obergefreiter Lässig）在空袭中阵亡。由于撤退路线经由弯弯曲曲的山路，因此对这种巨型战车的损耗很大。1944年6月7日在来到蒙特菲亚斯科内（Monte Fiascone）与奥尔维耶托（Orvieto）之间路段时又发生了一个悲剧。格鲁佩少尉的121号“象”式将一座古罗马时期的桥梁压垮，坠入沟中，车长格鲁佩少尉被从支架上松脱的主炮压死。驾驶员二等兵赫尔曼·卢夫特（Gefreiter Hermann Looft）奇迹般地没有受伤。赫尔曼·卢夫特回忆了这次事故：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1944年6月上旬：我们的战车发动机出了毛病，我只得以一台发动机的功率驾驶。在前往维修队的路上，我们遇上了一座桥。它不是钢桥，只是一座跨越小溪的沙石桥，两边的桥帮有8~10米高。我在桥前停车。似乎桥的承重能力是12吨……或更多？我问站在车长座椅上的格鲁佩少尉：“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我看见桥上有我们连战车的履带印，看来我们也能过去。”后来我们发现，那些履带印是更轻的“费迪南德”回收车留下的。

“出发。”

我驱车前进，但才开到桥中间它就塌了，我们的“费迪南德”连同桥帮及碎石一起从右边滚了下去。落地时我们几乎是底朝天。我立即关掉发动机，等待援救。我在坠落时放低了座椅，不过舱盖还是开着的。我从那个舱口被救了出来。

格鲁佩少尉低头躲进了战斗室，但被主炮砸到。无论我们怎么大喊大叫都没用，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3名坐在车顶的车组成员在坠落时向左边跳下，因此留在了桥上，而且没有负伤。有个装填手向右跳，落在了战车前面，所以受了轻伤。乌布利希上尉下令，稍后给格鲁佩少尉收尸并炸掉“费迪南德”。我在那天也受了伤，被送到救护站，后来又被送回德国的上阿默高（Oberammergau）。这就是我的意大利之旅的句号。

1944年6月10日，施拉布斯上士的122号“象”式在奥尔维耶托休息时也遭到俯冲轰炸机攻击。多发子弹穿过打开的后部舱门击中车内，整车完全烧毁。同日，安德烈亚斯·施密特上士（Feldwebel Andreas Schmitt）的112号“象”式由于机械故障也只得留在了菲库莱（Ficulle），车组将其炸毁。此时全连只剩3辆坦克歼击车。因为履带和发动机损耗过度，必须不断修理，所以它们也很难投入战斗。而维修零件又难以获得，因为它们要从德国本土的零部件仓库用卡车运过来。1944年6月13日之后，这个连的实力只能算得上是一个战斗群。尽管乌布利希上尉强烈要求把他的连队从意大利战区撤走，直属上级也支持这个要求，但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却予以否决。

第14集团军的日志中也记录了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从1944年2月24日到7月1日的战车状态。（摘录自联邦档案馆之弗莱堡军事档案馆RH 20-14/36号文件）



第 653 重装甲歼击营第 1 连

日期	可用数量	在修数量
1944 年 2 月 24 日	2	—
1944 年 2 月 25 日	2	—
1944 年 2 月 26 日	2	—
1944 年 2 月 27 日	8	—
1944 年 2 月 28 日	8	—
1944 年 2 月 29 日	—	11
1944 年 3 月 1 日	—	10
1944 年 3 月 5 日	6	4
1944 年 3 月 7 日	6	4
1944 年 3 月 10 日	6	—
1944 年 3 月 15 日	6	—
1944 年 3 月 20 日	6	—
1944 年 3 月 25 日	8	—
1944 年 3 月 31 日	9	3 月份有 2 辆全损
1944 年 4 月 1 日—5 月 18 日	9	—
1944 年 5 月 19—23 日	9 [*]	—
1944 年 5 月 24—27 日	无报告 ^{**}	—
1944 年 5 月 28—30 日	5	—
1944 年 5 月 31 日	3	—
1944 年 6 月 1 日	2	—
1944 年 6 月 2 日	3	—
1944 年 6 月 3—13 日	无报告	—
1944 年 6 月 14 日	—	3
1944 年 6 月 18 日	1	—
1944 年 6 月 19—20 日	无报告	—
1944 年 6 月 21 日	3	—
1944 年 6 月 22 日	无报告	—
1944 年 6 月 23 日	2	—
1944 年 6 月 24 日	无报告	—
1944 年 6 月 25 日	2	—
1944 年 6 月 29 日 ^{***}	无报告	—
1944 年 7 月 1 日	1	—

★ “费迪南德”从这时起在报告中改名为“象”式。

★★ 盟军在这个阶段从安齐奥和内图诺的桥头堡攻入内陆地区。

★★★ 6 月份有 4 辆全损。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1944年6月26日的一道命令要求所有可以作战的“象”式留在意大利作战，而第653重装甲营第1连没有战车可用的官兵则调往圣珀尔滕的陆军补充支队。不过这道命令没有被执行。

第14集团军日志节选（摘录自联邦档案馆/弗莱堡军事档案馆RH 20-14/35号文件）

自：集团军司令部，1944年6月13日

致：加强有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象”式）的第508重装甲营

1944年6月14日，拉波拉诺（Rapolano）以南地区（在锡耶纳以东/东南25公里处）的部队实力为：12辆无法作战的“虎”式和3辆无法作战的“象”式，以及一个维修排。其中，估计到1944年6月16日有5辆“虎”式和2辆“象”式可以恢复作战能力，它们可编成一个混成装甲排。修理其余战车还要多花10天时间。

第14集团军日志的另外一段节选（摘录自联邦档案馆/弗莱堡军事档案馆RH 20-14/35号文件）

自：第14集团军司令部

致：装甲兵总监/作战处

机密第4570/44号

1944年6月16日

第1伞兵军

1944年6月17日夜间起，欣茨装甲连（Panzer-Kompanie Hintz）将配属给第1伞兵军。该连下辖第508重装甲营的一个排（6辆“虎”式），以及第4装甲团第1营的一个排（5辆“豹”式），还有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的1辆“象”式。

这个装甲连将部署在408/11地点东南面4公里处的镇北缘。连长将在1944年6月16日向第1伞兵军军部报到。如果战术形势允许，“豹”式排必须在出发前更换机油。

在该连到达后，目前配属给第4伞兵师的3辆“豹”式坦克应撤出战斗，如有可能，送到第4装甲团第1营去维修。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继续撤退，1944年6月中旬在索里亚诺（Soriano）又因故障遗弃了一辆“象”式。之后途经锡耶纳、圣卡夏诺（San Casciano，1944年6月26日）和因普鲁内塔（Impruneta，1944年7月1日），又经过佛罗伦萨（1944年7月9日）和博洛尼亚/莫德纳（1944年7月18日）。于1944年7月22日到达曼托瓦